

编辑絮语

● 王慧 著

● 河南大学出版社



编辑絮语

● 王慧 著
● 河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编辑絮语/王慧著.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7. 10
ISBN 978-7-81091-688-2

I. 编… II. 王… III. 编辑工作—文集 IV. G23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57426 号

编辑絮语

作 者 王 慧

封面设计 杨 琪

责任编辑 程 庆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邮编: 475001

发 行 河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黄委会设计院印刷厂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32 开本 6.625 印张 143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091-688-2

定 价 8.50 元



目 录

- 001 书香之路的延伸(代序)
- 011 编辑与读者
- 018 新时期编辑功夫的修炼
- 025 提升图书质量 完善职业道德
- 035 思考与设计:建立出版社图书质量保障体系
- 047 多媒体的发展给出版业带来了什么
- 056 出版业转制与人才队伍建设
- 061 构建学习型组织是促进出版社长远发展的良策
- 067 出版社解困出路在何方
- 074 关注儿童出版现状 创新儿童图书编辑
- 084 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基础性工程
——透视中国之文化扶贫

- 094 开拓出版新领域 建设农村新文化
- 101 浅谈出版工作对少年儿童道德建设做出的贡献
- 109 科学普及与科普图书出版
- 116 戏剧文学出版与戏剧现状
- 127 读书·藏书·写书·出书
- 140 古今书籍发展概观
- 148 编读往来——致小学生的一封信
- 153 编读往来——致学生家长的一封信
- 159 历史长河中的心灵之旅
——写在《爱我中国人》丛书出版之际
- 177 健康乐观的心理世界 光芒四射的美好人生
- 195 感悟《聊斋》——读书笔记

书香之路的延伸

（代序）

我开始读书的年龄，在当时那个年代，在当时所处的农村环境来说，算是很早的了。春天油菜花开得满地金黄，夏日池中的清荷随风摇曳，秋天菊花在篱下悠然望着南山，冬天雪花飘飘，白了房屋，也白了四野。生机勃勃而又纯净的乡村里，一个天真烂漫的孩子，不怀任何功利目的，只是喜欢，就这样开始了童年的阅读，尔后书香陪伴着我的少年、青年，直到今天，阅读的兴趣始终不减。

最早读的书，是儿童刊物《小朋友》。参加工作后做了编辑，关心起出版社、出版人这些事体，才知道它创刊于1922年，是近代中国创刊最早的名牌刊物。有幸小小年纪就能成为它的读者，全是我父亲的关心和指引。

父亲是一位教育工作者，在当时的乡

中心小学里多年担任教务主任。他自己喜欢读书，于是在我们姐妹三个小小的年纪时，就开始引导和支持我们阅读。所读的书，全是父亲挑选、订阅。记得我读《小朋友》的时候，二姐读的是《儿童时代》，而大姐则读《中国少年报》，正好随着年龄大小形成一个梯次。

当时，每一期刊物来到，对我们来说，就是一场小小的欢乐。那时候没有电视，电影也没有普及，一年也难得看到一两次；收音机呢，也是后来好几年才出现在大众的生活里。因此，我们对文化的渴望就全寄托在这些小而好看的图书报刊里。读《小朋友》和《儿童时代》的时候，由于年龄小，具体内容全不记得了。而今留下最清晰印象的，是《中国少年报》上的一幅小漫画。夏天来了，一只小青蛙躺在一片大大的荷叶上乘凉。当然这还不足为奇，最好玩的是它嘴里叼着一根大大的烟斗，烟斗冒着烟，缭绕而上。它的脑袋枕在一只胳膊上，另一只手中则握着一把蒲扇扇风。它肚皮朝上，一条腿架在另一条腿上，那份悠闲和自在，真是令人生羡，也让人忍俊不禁。也就是从喜爱这幅画开始，我开始感谢和欣赏画家们的劳动，并且开始学画一些自己喜欢的事物。长大后，虽然这一喜好没有发展成专业方向，但对绘画作品的喜爱一直保持着，见了自己喜欢的图画本，就要买一些收藏，并不时拿出欣赏，醉心于画家们高超的艺术创造和画面与意境之美。

这些读物中生动的童话故事和生活故事，培养了我丰富的想象能力。太阳在天上哈哈笑，石头会开口说话，野兽与人共语，鲜花随着风儿舞蹈，生命无处不在。万物皆灵的信念，从小便在我心里扎下了根。它使人更加热爱生活，让人

敬畏生命，与周围环境中的一切和谐相处，物我共生。

上小学后，由于早早就有了阅读基础，再加上小学语文课本里那些有趣的课文开扩了阅读视野，锻炼了阅读能力，上三年级时，我就可以连续地阅读篇幅较长的文章了。星期天或节假日，父亲回到家里，如果有空闲时间，就会从随便哪本书中挑一段或一篇文章让我朗读。我很自信，拿起书就大声读起来。当然，文中会有不认识的字，我也不以为意，遇到不会的字就把它读成“啥”代替，一点儿也不停顿，一口气地把文章读完。这样的小阅读总让父亲很满意。那时候不时兴夸奖孩子，父亲也不是那种感情外露的人，他会冲母亲笑笑，母亲也冲父亲笑笑，对我的赞赏便全在他们的脸上了，我便会格外高兴。当然，这更鼓励了我的阅读兴趣，四年级时，我就开始读长篇小说。《红岩》、《青春之歌》、《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海鸥》、《牛虻》，现在看起来，可以把它们叫做“红色阅读”。对祖国的爱，对英雄的爱，对仁人志士的钦佩与欣赏之情，就是从这些阅读中开始得到培养的。

当然，主导我去读这些书的，还是兴趣。后来看毛姆写的一本小书《书与你》，他在书中重点提倡为乐趣而读书，我深以为然。但读书的习惯与兴趣要从小培养，却是从我自身的阅读经历中得出来的。毛姆还建议人们读对自己有用的书，这是进入青年期，我的阅读心理已渐成熟时才有的觉悟。毛姆说：“一本书影响你的唯一重点，就是它对你的意义，即使你的看法与全世界其他任何人不同也无关紧要，只有你自己的看法对你才是有用的。”他这是在提醒人们读出个性来，不追逐时尚。“即使所有最好的批评家都对某本书给予极高的评

价，而你独不以为然，你也不要觉得不好意思。”这些话对当今社会上流行的跟风阅读现象，很有警示意义。当然，书读到一定程度，没有这些提醒，你也会对浩如烟海的出版物作出自己明智的选择，而不是媒体上一鼓吹什么，热炒哪本书，便去市场上买来读，读完后发觉上当受骗，白花了冤枉钱。

读书可以怡情养性。那么多的书，那么多的故事，那么多样的人生，那么多奇异的思维方式，那么多的场景，古今中外，一起向你涌来，足可以使一个人精骛八极，神游万仞，在你的精神层面上，还留有多少本我的东西，真是天知道。当然，这不是说，一个人读书多了，最终迷失了自己，而是指在所有这些丰富的精神食粮的滋养下，个人更多地超越了生物层面的我，而升华为精神世界的自在人。

小学五六年级和初中时期，我开始接触优秀的外国文学名著。像《安娜·卡列尼娜》、《复活》、《战争与和平》、《上尉的女儿》、《简爱》、《红与黑》、《父与子》、《羊脂球》……凡是能找到借到的，都拿来读个不倦。我对书中人物生活的不同遭遇和人生的不同经历，充满好奇，很多时候觉得自己就是书中的一分子，忘了吾身在何处。该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十年浩劫开始了，学校整天不上课，校图书馆也疏于管理。有知道我爱读书的同学，便把不知怎么得到的学校图书馆的许多书拿来给我偷偷地读。读些什么，都记不大清了，只记得我曾私下里开一些小小的故事会，把读到的一些外国侦探故事讲给周边的人听；讲时还注意设置悬念，卖些小小的关子，让听的人欲罢不能，围着我不肯离去。从中，我锻炼了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在口语能力和作文能力方面，都有令老师满意的表现。

至今想来，经历过一系列政治风云的我的父母，都已是循规蹈矩且怕事的人。当时的红卫兵一鼓吹破四旧，我家里就开始烧书，平白地烧了又觉得太可惜，便用来烧火做饭。一家数口人的饭，用自家的书当柴烧，整整烧了三天。除了十几本大姐买回的电影画册，像《冰山上的来客》、《女理发师》、《五朵金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被我和二姐偷偷藏起免遭厄运外，家中多年积累的图书都付之一炬，多少年后提起我们都在惋惜。我父亲在学校购置的个人图书，大多被学生们随意取走了。上高中时，有同班同学借给我《盖达尔全集》阅读，我翻开书一看，扉页上清晰地盖着我父亲名字的印章。待书读完后，我明确且理直气壮地告诉那位同学，这书我不还了，该物归原主了。同学并不争辩，厚厚的两大本宝贵的图书便被我带回家珍藏起来。后来，这两本书随我出嫁，至今还放在现在我家的书架上。黄而且旧的书纸，诉说着当年那个使人想忘记而又不能忘掉的年代。而今，父亲已去世多年。每当看到这两本书，我就想起了父亲，想起他引导我们从小读书，并让我们受用终身的恩情。

毛姆说：“养成阅读的习惯等于为你自己筑起一个避难所，几乎可以避开生命中所有的灾难。”这有些极而言之。但是，书籍对人生的支撑力量之大，是所有热爱读书的人都可以深切体会到的。

仅以一种境遇作为参照——当你遭遇困厄，难以排解之际，读读苏轼的《定风波》一词，心中会生出许多抵御沮丧情绪的豪气，是非曲直任由他去，胸中自有千钧定力。这首词，是我从一读 to 它就喜欢，并且直到今天仍不时从记忆的脑海里搜寻出来吟咏一番的——“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

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作者屡遭贬谪，但放达的情怀不变，以超然的胸襟，对待官场及生活中的打击和种种不如意，写眼前景，寓心中事；因自然现象，说人生哲理。

常读这样的作品，怎能不让我们心灵澄澈，耳聪目明，让人生从种种的缺憾中杀出重围，活出更多的圆满来呢？

中苏关系缓解，中美建交，以及世界两大阵营的冷战状态步步冰释，许多西方名著更多地被介绍到中国来，我的阅读盛宴上又开出了许多新的菜单，《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约翰·克里斯朵夫》、《茶花女》、《基督山伯爵》、《莎士比亚全集》、《三剑客》、《罪与罚》、《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叶尔绍夫兄弟》、《飘》、《白鲸》、《老人与海》、《红字》、《战争风云》、《杰克·伦敦短篇小说集》、《根》、《百年孤独》、《静静的顿河》、《州委书记》、《多雪的冬天》、《你到底要什么》……这些书的得来，有朋友的热情推荐，有我自己的多方寻觅、购买，对我而言，它们集起来，构成了我阅读外国小说的饕餮大餐！当时，家里点的还是煤油，为支持我们姐妹学习，父母让我们用的是很费油但亮度比较高的高灯台且带玻璃罩的美孚石油灯。我经常读书直到深夜，一晚上熬掉半灯油，两晚上用去半斤油，对当时许多只能用鸡蛋换钱买灯油的乡村邻居来说，这是非常奢侈的了。这要感谢我那从小也读过书，知书达理的母亲的支持，她从不为我读书费油而责备我。相反，母亲总是赞赏地说：“你真是有读书的命，读那么多书眼睛也不累，头也不疼。我小时候读书一多，头就疼得很，所以不得不停下来。”现在想来，当时读书时间那

么久而全然不觉得累，促使我放下书本的，往往是袭来的睡意。这可能与农村清新的空气，满眼浓郁的绿色，蓝色的远山，劳作带来的血脉通畅与机体良好的活力有关。更静，嗜读者忘了周围的一切，天地间唯有书中的那些人物和故事活着，我的思绪随着他们的悲伤而忧戚，跟着他们的喜悦而欢乐，整个一个忘情而快乐的年代。

而立之年，儿子进入我的生活，工作压力也渐渐加大，是由于世俗的生活和事业占用了绝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还是精神活动深层次的需求，我也说不清楚，反正我对小说逐渐失去兴趣，阅读选择转向哲学家、思想家、艺术家的散文、随笔类作品。老子、庄子、孔子、荀子、韩非子、唐宋八大家、黑格尔、尼采、叔本华、狄德罗、休谟、蒙田、加缪、帕斯卡尔、卢梭、梭罗、爱默生、惠特曼、拜伦、海涅、歌德、兰姆、德富芦花、普列什文、泰戈尔、纪伯伦……只要是能带给自己的精神层面以滋养，思想深邃而又易解，且对我而言富于新意的，以及文笔优美、意境清新、格调高雅的作品，不管是散文、诗歌，还是剧本，统统取来照读不误。读这些书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放在枕边、案头，可以随时拿起来读，也可以随时放下去做别的事情，来去自由，取舍在我，不亦快哉！

上世纪30年代我国著名作家梁遇春说过，对于心灵的创伤，兰姆是一剂“止血的灵药”。我很赞赏这一说法，何止是兰姆，上面我所知道并读过的这些中外作家及其作品，我认为都可以发挥如此效用。他们可以在你的心灵受到创伤时给予疗养，更多时候也更可贵的是，他们潜滋暗养，先入为主，帮你筑起坚固的心灵基石，助你在人生旅途上的风风雨雨中，

抵御各种各样的考验与打击，让个体的生命活出更多的亮色与境界来。

毛姆说，往昔的智者们都认为只有知性的快乐最令人满足而且最能持久。养成阅读的习惯实在受用无穷。很少有运动能让你在过了盛年之后仍能从中获得满足，很少有游戏不需要同伴而独自一人玩；阅读就没有诸如此类的不便。

台湾作家张晓风在一篇小文中说到自己喜欢聊天，其实说的还是读书。文中先写聊天：“……如果不能当面聊，至少可以在电话里聊；如果相隔太远长途电话太贵，则写信来聊；如果觉得文字不足，则善书者可书，善画者不妨画，善歌者则以之留贮在录音带里——总之，不管说话给人听或听别人说话，都是一桩万分快乐的事。

“西语里又有‘绿拇指’一词，指的是善于栽花莳草的人，其实也该有‘绿耳人’与‘绿舌人’吧？有的人竟是善于和植物互通消息互诉衷曲的呢！春天来的时候，听听樱花的主张，羊蹄甲的意见或者杜鹃的隽语吧！也说些话去撩撩酢浆草或小石斛兰吧！至于和苍苔拙石说话，则要有点技巧才行，必须语语平淡，而另藏机锋。总之，能跟山对话，能跟水唱和，能跟万紫千红窃窃私语的人是幸福的。”

在用这么多诗情画意的语言说了这么多使人沉醉的人生之乐后，张晓风话锋一转：“其实最精致最恣纵的聊天应该是读书了。或清茶一盏邀来庄子，或花间置酒单挑李白。如果嫌古人渺远，则不妨与辛稼轩曹雪芹同其歌哭，如果你向往更相近的跫音，便不妨拉着梁启超或胡适之来聒絮一番。如果你握一本《生活的艺术》，林语堂便是你谈笑风生的韵友，而执一卷《白玉苦瓜》，足以使余光中不能不向你披肝沥胆。

尤其伟大的是，你可以指定梁实秋教授做传译而和莎翁聊天。

生活里最快乐的事是聊天，而读书，是最精致的聊天。”

张晓风把读书之乐说得如此风流蕴藉，如此幽默俏皮，真是品出了个中至味的人。想想也是，不论地域、年代的渺远或切近，管他人际关系的亲密或疏远，不用长途跋涉，不用费心周旋，便能够欣赏到这么多作家作品，与其心灵相约，无所拘束地沟通、交流，除了阅读图书，还能找到其他更好的方法吗？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我愿拿这一联诗句，断章取义，比照我读书历程的一些感悟。自有图书刊世以来，书籍出版真如大片繁茂的森林，难有人窥其全貌。我个人所接触、翻阅过的图书，只不过是这片森林中的几个小枝桠而已，可谓疏影横斜；而所得的一些学识，也如一泓池水那样清而且浅；但书籍透露出来的馨香，却弥散在我心灵的深处，滋养了我的生命之树，让它在俗世生活的包围中，始终保持一股空灵和清鲜。

1980年时，我作为“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毕业生，分配到家乡的文化馆工作。而后，我到了省会郑州，调进出版社做编辑工作。这是命运在今生给我的最大眷顾，本来就喜欢读书的我，又让我编书、出书，整天与书籍为伴，书香之路美好而绵长，延伸在我生命的里程上，我的心里充溢的，全是傻傻的幸福感。尽管经常工作得很累，很多时候任务压头，紧张得几乎喘不过气来，看到稿子就想呕吐，但忙过那一阵，能够从容一些时，对事业的满足感便又占据了心头，调整好心情，再次披挂上阵。进入出版社多年，我每年的发稿量和出书量，一直排在前列，自以为很对得起单位和这个

职业，活得坦然而又自在。

有研究表明，只有一个人的深层志趣得到发挥，才能使一个人长期感到快乐和充实。编辑工作于我，大约就可以做出这样的诠释。长期的阅读和知识的积累，帮助我在做我喜欢的工作时，游刃有余，修改书稿时，准确而适用的好词佳句可以信手拈来，全然不费功夫。这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我的工作强度，提高了我的工作效率，能够让我以工作为乐，视事业为坦途。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读书和编书，不求闻达，不慕虚名，我在今生以此为乐。



编辑与读者

从编辑学的角度来看，读者既是出版物的阅读者，又是出版物的购买者，编辑活动追求的就是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完美结合，而这两种效益都要在读者身上得以体现，所以编辑工作的根本宗旨是为了读者。一般意义上，读者是指具有一定阅读需要和阅读能力的社会群体，是出版物的阅读者和消费者。他们通过购买、阅读书籍成为出版社的读者，或者通过订阅报刊成为报社、杂志社的读者。众所周知，每个读者又是不同的行为主体。读者按年龄差异可分为儿童读者、少年读者、青年读者、中年读者和老年读者等；按职业不同可分为干部读者、教师读者、工人读者、农民读者、战士读者、科研人员和 other 专业人员读者等；按地域不同可分为城市读者、农村读者、沿海读者、内地读